

李六如 著

六十年的变迁

中国当代
长篇小说藏本

ZHONG GUO DANG DAI
CHANG PIAN XIAO SHU
CANG BEN



第二卷

六十年的变迁

中国当代
长篇小说藏本
ZHONG GUO DANG DAI
CHANG PIAN XIAO SHUO
CANG BEN



李六如 著
第二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七章 海外归来

- 一 踏进国门头两天 1
- 二 上海租界坏透了 9
- 三 彷徨 21

第八章 还乡后

- 一 重逢旧友话时艰 30
- 二 年年躲兵 38
- 三 两件事 46
- 四 “五四”浪潮 54
- 五 团结才有力量呀 69
- 六 鹤唳风声又一年 76
- 七 无路可走 85

第九章 山穷水尽下长沙

- 一 赋闲 93
- 二 教书 106
- 三 索薪 115

第十章 有了指路明灯

一 共产党在生长	124
二 安源之行	137
三 工人运动开步走	149
四 国共合作声中	170

第十一章 大革命前奏

一 右派不少啦	184
二 大元帅在韶关	207
三 谭三爷垂头丧气	216

第十二章 岭南风雨

一 民众运动的新方向	230
二 睡狮怒吼了	241
三 歼灭滇桂军	253
四 一股妖氛	263

第十三章 革命高潮又低潮

一 北伐	286
二 踏上征途	299
三 人民帮助打胜仗	307
四 南昌城下	327
五 萧墙启衅,功败垂成	348

第七章 海外归来

一 踏进国门头两天

当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次年,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候,季交恕从日本东京回国了。同他一路回国的有汤谟和陈霖。前一位是在东京明治大学学法律的,平江人,家里很有钱,爱漂亮,又会吹牛皮,拉拢人,外号“小白脸”,又叫“小滑头”。后一位是在东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学纺织的,长沙人,为人不讲究吃穿,不爱说话。自一贯教书的父亲死后,只剩下一个母亲住在舅家,他便省吃俭用,经常从官费中寄一点钱与她零用。在日本留学界中,他要算是最穷苦也最用功的一个。因为彼此都是相交好几年的朋友,又都同时毕了业,好比科举时代中秀才,少年时代做新郎,感到非常愉快。加上天朗气清,坐在火车上,说说笑笑,不知不觉的一下就到了长崎。

可是从长崎开船,漫天云雾,看不到一点太阳。呜——呼——,狼嗥虎啸般的风声;啪——砰——,排山倒海似的浪声,惊天动地的互相交响着。这条十几丈长的大阪丸,被冲击得前颠后簸,左倾右摇。整个船舱里的旅客们,都静悄悄地卧着不动,也不说话,只听到一片啊啊啊的呕吐之音。季交恕心脏还好,没有呕吐,却也多少有点头晕,不像在火车上那样爽快。而且一想到回国以后,不知怎么办,觉得自己也像这汪洋大海中的孤舟。

船已渡过黄海，驶进吴淞，风平浪静了。他们这三位，才又开始活动起来。将行李收拾之后，走上甲板一望，首先看到的远景，像是一个炮台。

“那是不是把守国境的吴淞炮台？”汤漠举起右手，伸出一个指头，侧望着他们两位这么问。

“是的。”陈霖答复两个字。

“把守什么国境！敞开了的大门，谁也可以闯进闯出。唉！”季交恕长叹一声，额角上现出几道皱纹。

船进吴淞口以后，行驶比较慢。太阳已经西斜，还没有到达上海。他们三位，仍然在甲板上肩并肩地踱来踱去。

“你们打算住哪里？”陈霖问。

“我打算住美租界远东饭店。”汤漠望着陈霖，又望望季交恕。“一起住好吗？那里很漂亮。”昂着头，显现出一种得意的神色。

“不！”陈霖摇头：“几块钱一天的房租，住不起。我打算住恒丰纱厂聂润达家里，他是我的同乡。”

“汤漠不像我们，几千担租，有什么住不起！”季交恕说：“我是打算到法租界余寿松那里去。”

“那也好。日本电报通讯社的差事不错咧，余寿松前两年才毕业，听说一个月就赚得两百多块钱，另外译书的稿费也不少，日子蛮不错。”这是汤漠的话。

“是不是帝国大学的余寿松？”陈霖问。

“你认识他？”季交恕说。

“认识，他也是你们平江人，学经济的嘛，怎么改行了？”还是陈霖的声音：“我是要搞本行纺织，你们呢？”

“我打算到北京去应留学生考试，弄个把审判厅长做一做，至少搞个推事^①。你呢？”汤漠扭转头问季交恕：“去不去应文官考

① 推事，审判案件的法官，即审判员。

试？”

“我呀，哼！”季交恕仰着脸冷笑一下：“没有背景，应什么考试？”

“那不一定。陈效文有什么背景，从日本回来就考上交通部的‘签事’，每月几百块。听说还搭股做生意，积了十几万家私，在北京买了很多房子，比余寿松强得多。”汤谟说这话的意思，做官比搞新闻事业好。

“陈效文有交通系的关系啰。”季交恕带着一种揶揄的神气，望着汤谟道：“难道我们留学就只为升官发财吗？现在是北洋军阀当权，你愿意在他们胯下讨饭吃？哼！我是要等回国以后看清楚情形再说。”

大阪丸渐渐驶近上海，老远就可以望到许多塔一般高耸在天空的烟囱，喷出一股一股的黑烟，连成一大片，好像凝聚在半空中的云朵，正在徐徐上升。陈霖站在船头甲板上，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，远远地望一下，喊道：“你们看！好多工厂。”一边将望远镜递给季交恕，一边说：“前两年，我请假回国时候，那里正在建厂房。这都是乘世界大战英美日无暇东顾机会搞起来的。新建好多火柴厂、面粉厂等轻工业，大多数是江浙工商业家的啦。”陈霖面带笑容。“看样子，我们中国振兴工业有希望。据说上海的中国纱厂锭子，在世界大战开始那年，还只十六万九千多锭。这四五年增加到二十一万六千多锭哩！”

季交恕接过望远镜，突然，一阵狂风吹来，他侧侧身子，扶着栏杆，瞧了一瞧。那云朵似的黑烟，好像经不起这狂风的袭击，一下子被吹得四散。仿佛是这些工业，不会长此兴旺的征兆。

大阪丸靠上了上海码头。他们这三位，一同跑下舱去，分头起坡了。这时，天还没有黑，上海客栈里来此接客的人们，黑压压的一大群，各自拿着一迭白纸红字印有旅馆招牌的名片，挤在船舱里，大嚷而特嚷：“长安旅馆！”“大东！”“亚洲！”“……。”

季交恕携着行李，站在船舷上，正想开口喊挑夫，可是一下想起：十年前，同凌翥翔初次到汉口起坡时，被挑夫头勒索过四块钱，还挨他一顿骂；八年前，由上海到广州起坡时，被小偷扒去一个皮包。听说上海是扒手最多的口岸，我虽然在这里来往过几次，但待的时间不久，情形生疏，会不会又出岔子呢？正在这样担心着。

“大东！大东！你先生住哪里？”一个穿薄绸夹长袍的高个子，拿着旅馆名片，朝着季交恕笑眯眯地走过来，一面说：“这是你的行李吗？”一面喊人：“来！来！搬行李。”

“喂！不要搬！我不住旅馆。”季交恕连忙摇手。

“住哪里？”

“住朋友家里。”

“朋友在哪里？”

“法租界霞飞路。”

“哦！远哪！我帮你叫马车。”那个接客的高个子，表示十分殷勤。

当下，季交恕想了一下：现已是上灯时分了，不晓得法租界霞飞路的尚贤坊还有多远？将行李交给他，至多不过花块把钱小账，免得自找挑夫，自雇车子，少去许多麻烦，于是伸出手接着那张名片问道：

“你贵姓？”

“我姓王。”

“好吧，就请你叫马车。”紧张的心头，一下轻松了。因为他知道，也仅仅知道这一点规矩：经过客栈里接客的，行李就保险不失落。

蹄声嘚嘚，一匹又高又大，但是屁股上凸出两块大骨头的瘦黄马，慢慢儿拖着四位客人，从江边走上租界的马路上。那个接客的，也坐在这辆车上。一会儿，马车停下来了。抬头一看，红绿电光闪映出四个大字：“大东旅馆”。他们的行李，都一起被搬了进去。

“四位。”那个接客的高个子，走进大东旅馆的大门，向账房这么报告一声。

“我不住这儿，住朋友家里。向王先生说清楚了。”季交恕这么说，同时就喊：“王先生！”回头一望，接客的王先生，不理睬似的一溜烟走开了。

“那不行。上海规矩，哪家接的客就住哪家。我们的房子分几等，都很便宜，好歹由你住。”从账房内走出来另一位，装腔作势地说：“你先生从哪儿来的？”

“从日本来的。”

“哦！这是中国啦！不行，不行。”

互相争吵一阵。季交恕生气了，马上跑出去，找来一个中国巡捕，得到他这样的调解：由季交恕出头等房钱一天四块，马车接送费三块，上下挑夫搬行李两块，接客的小账两块，合共就是十一块。

季交恕心里，虽然很不高兴，也只好乖乖地付钱。坐上刚才坐过的那一辆马车想道：“天天盼望毕业回国，以为在自己国内总比在外国好，咳！成个什么国家！”不多久，到达了法租界霞飞路尚贤坊十五号。

阔别两三年的朋友，一见面，自然不胜欢喜。季交恕洗过脸，叙过寒暄，就把大东旅馆这回事告诉余寿松：“我又当了一回土包子。上海地方的社会风气，怎么坏到这样呀？真欺负人！”

余寿松微笑：“这不算稀罕，上海租界，吃人的花样多得很。我在这两三年，还是半土包子呢。”

“我以前虽然到过上海几次——”季交恕屈指数一下：“三次。每次都只住过一两天。这一回，打算在你这里住个把月，多看看这二百多万人口的亚洲第一大城市。行吗？”季交恕和余寿松，在东京合住过“贷家”^①，关系也很好，可是余寿松是一向独善其身，小

① “贷家”，日语，租赁整幢房屋叫“贷家”，租赁一二间房子叫“贷间”。

心谨慎，爱打算盘的人，所以最后又说出这么一句像是真又像是开玩笑的话：“你心里疼不疼？”

“欢迎！欢迎！”余寿松一笑，站起来，拍拍季交恕的肩膀。“老朋友嘛！”伸出手，指着房子：“一楼一底。楼下是客厅，我们两口子住楼上。还有一个比较宽的亭子间，你就住那儿，不成问题。”

“你每个月收入多少？”

“二百四十块。”

“听说还有译书的稿费，译些什么书？”

“有一些。”余寿松像是很高兴的样子，马上就起身上楼，拿出一本书和一迭稿子递给季交恕道：“你看！这是最近从东京买来的时髦书，我已开始翻译。”

季交恕接着那本书一看，乃是日译考茨基著的《马克思经济学说》，道：“哦！据我们的教授加藤义太郎说：考茨基是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派呢。”轻轻地摆一下头，接着说：“近两年的日本不同啦！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，什么共产主义、基尔特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工团主义，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这一类的书，多得很。许多大学，常有关于‘苏俄’^①、‘劳农政府’等校外讲座。”

“这两年，中国也变啦。”余寿松也把这几年中国的情况告诉季交恕道：“有些书报刊物，也是介绍马克思学说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。不少青年谈起主义来了。噯！你说共产主义好不好？”

“好是好，不过——”季交恕踌躇一下，心上心下似的踱几步：“据加藤义讲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，只有马克思主义，才是最好的科学社会主义；但是也有些人反对，说劳农政府搞得不好，会垮台。到底谁对谁不对，很难说。”一知半解的神气，摇摇头。

^①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，成立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，简称苏俄。一九二二年冬，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起来，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，简称苏联。但我国一直到大革命时期，习惯上仍往往称它为苏俄。

“对，我也觉得这不过是理想，很难兑现。”余寿松点一下头。望望搁在这客厅旁边季交恕的一口皮箱、一个被包、一只网篮问道：“听说你买了很多书，带回来没有？”

“还有几口书箱，都交了转运店，这里边只带了十几本书。”季交恕指着那口皮箱，立即把它打开来，拿出一本很厚的书递给余寿松：“这一本是最近出版的。”

余寿松伸手接过来一看，是日译马克思著《资本论》第一卷。边翻目录边问：“只带回这一卷哪？”

“就只这一卷。第二、三卷听说还在翻译，不久会出版。嘿！它是从商品、货币讲起的。”季交恕走近前去，翻开那本书，说了几句模模糊糊的夹生话：“过去我们所学的什么生产、消费、交易、分配那一套资本主义的经济学，恐怕有些不大对？”指指自己的肚子：“饿了，快开晚饭吗？”

余寿松立即放下那本书，站起来喊：“阿升，开饭来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当差阿升手里拿着一瓶酒走进来喊：“请吃饭。”桌上，摆着六只碗，一半是季交恕几年来没有尝过的家乡菜：腊肉、腊鱼、干萝卜丝。

“家乡菜真好吃，难怪晋朝张翰，一想到他家乡的莼菜、鲈鱼，就弃官不做回家去。”季交恕边吃边开玩笑似的说：“现在中国一团糟，没有出路。我也想回平江吃薯丝饭去，为地方做点事，你说好不好？”余寿松像赞成又像不赞成的样子道：

“好是好，可是平江地方太小了。‘处处有路通长安’，何必回平江？”

“路是有，就是找不到光明之路。所以，我不同意汤漠的意见到北京去应考，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。”

吃过饭，彼此就起身，坐在一张长沙发上。余寿松一手端着茶，一手摸着下巴，像在想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才又张开嘴巴：

“喂！你愿不愿意搞新闻教育事情？现在《申报》副刊、商务印

书馆都在找编辑,我有熟朋友在那里。你如果愿意当编译这类的话,我可以帮忙。”

“好是好,恐怕干不了。老实说,与我的志愿也不相符。”

“怎么不相符?你还没有过足革命瘾啦?”余寿松因为在东京同他住的时候,曾经听过季交恕对辛亥革命有遗憾,还想革命的话,所以他这么说:“朋友!现在不像十七八世纪的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啦!我们中国能革出个什么名堂?”他有气无力,没精打采,慢慢的接着说一大串:“你看!从袁世凯做皇帝,将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,虽因全国反对,发生‘护国’战争^①,取消了帝制。可是袁世凯一死,接着就是段祺瑞当权,南北分裂,又来一次‘护法’战争^②。护来护去的结果,还不是北方的皖、直、奉三系军阀,连年混战,南方的桂、滇、黔等小军阀,暗斗明争,弄得全中国民不聊生!中国政治真糟啦!老实说,我是不打算进政界的,就这样干一辈子打算了。”

“是的,我也不打算进政界,太脏。不过,我们的国家,越搞越糟,国际地位越来越低,假如不是聋子、瞎子、没心肝,怎能够只顾自己,不顾国家呢?”季交恕这么回复他。随即将前两年,中国留学生代表,为反对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^③,在东京锦辉馆开会的往事,告诉余寿松。“当我们开会时,一大群日本警察冲进来,勒令散会,而且横蛮无理,大骂:‘马鹿!’‘清国奴!’^④ 我因据理力争不散,他们就拳打脚踢,衣服全被撕破。可是,我也不客气,回赏他们几个耳光。妈的!”他把夹在手指里的一支烟,猛吸一口,往沙发

① “护国”战争是民国四至五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战争。

② “护法”战争是民国六至七年拥护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,反对袁世凯时代所谓“新约法”的战争。

③ 二十一条内容分五号,前四号除要求将德国在山东所掠夺的权力移让与日本外,还要求日本得在满、蒙、鄂、赣、粤各地有土地租借、铁路建筑、矿山开采、工商经营,甚至在全国有政治、财政、警察、军事等大权。袁世凯除第五号外,都接受了。

④ “马鹿”,日语,骂人的话。“清国奴”即亡国奴的意思。

上倒下去。“呼——”仰脸朝天，重重地吐出一股白烟。

“唉！”余寿松慨叹一声。“国家不独立，怎么抬得起头来！”

“哼！抬头！从反对二十一条以后，不论招租贷间或贷家，公然写不租中国人，欺负到这步田地，叫你怎么忍得下去？”季交恕越说越气愤。

“哦！难怪你生气。”余寿松皱着眉头说。“可是气有什么用啦！还是自己打扫门前雪算了，免得受危险吃亏！”

季交恕因见余寿松话不投机，有些不高兴。但又觉得，他虽然消极悲观，并不是反对革命的人。于是说：“寿松！‘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’，难道你我就没有责任吗？都像你这样，那中国四万万人，就等于四万万行尸走肉啦。”

“这也对。”余寿松说着，脸上有点红。

二 上海租界坏透了

今天是礼拜，季交恕因见上海是最重衣衫不重人的地方，而自己身上穿的，还是一身半新半旧的日本学生服，故邀同余寿松在街上买了几件中国绸长衣。换过装后，同去远东饭店。这是美租界一家最漂亮的旅馆，七八层洋楼，好几道电梯。乘电梯上去一拐弯，是第五层楼的公共客厅，汤谟就住在这客厅旁边的五三五号房间。

“哦！你们来了。”汤谟从客厅里慌慌张张走出来打招呼：“我房里去坐。”

这时，坐在他旁边的一位油头粉面，鲜红嘴唇，年约二十岁左右的女郎，穿着花绸旗袍，高跟鞋，正在吃地地笑道：

“你呀！不正经。”

他们二位，跟着汤谟一同走进五三五号房间里，互道几句寒暄，季交恕就问：

“客厅里那位女的是谁？很漂亮的样子。”

“就住在隔壁房间，姓赵的姨太太，这两天才认识的。”汤谟满脸是笑容：“她对我很有意思，嘻嘻！”

“嘿，你这个人哪！”季交恕指着汤谟边笑边说：“在东京包女学生，到上海两三天，就吊赵姨太的膀子，真是猫儿少不了荤。我就要写封信到东京去告诉青木芳子。”扭转头：“寿松！青木芳子还只十八岁，又聪明，又漂亮，可惜家里太穷，靠秘密卖淫读书，她对他的感情可好哩！”指着汤谟：“你这个家伙，一过海就把她忘记了。薄情郎！真要不得。”

“唔！在日本只要不是有夫之妇，男女关系无所谓。上海不同啦，千奇百怪的花样多得很。这两天才认识的，她就对你有意思，莫非是‘仙人跳’啰！”余寿松半开玩笑半警告似的。“要小心啦！乱来不得。”可是汤谟和季交恕，从来没有听说过“仙人跳”这个新名词，同声问：

“什么‘仙人跳’？”

“上海的‘仙人跳’多得很，要小心啦——”余寿松刚刚开始说几句什么是仙人跳；而这五三五号房门上，卜、卜、卜连响几下，像是有人敲门。

“谁呀？请进来！”汤谟刚刚站起来答应一句，陈霖把门推开进来了，一手拉着余寿松：

“呀！两三年不见，你胖了啦！”因而就把余寿松的话打断了。四个人面对面坐下，东扯西拉，谈了一阵别的事情。

“请你们上馆子去吃东西！再到大舞台去看看新戏。”余寿松表示要做东道主。

“不必客气吧！”陈霖是半推半就的口气；悬起左臂看一下手表。“十二点半，还早。”

“我才吃早饭不久，肚子不饿，谢谢你。晚上看戏，我做东。”汤谟边说边望着对面衣柜上的镜子：长尖尖的瓜子脸，光油油的西洋

头，玄青色的西装，亮闪闪的黄皮鞋。他心想：比赵姨太虽然稍有逊色，但也不会相差太远。于是站起来，在房子里踱来踱去，表面似乎镇静，心里却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因为他正惦念着隔壁房子里的赵姨太，而这三个客人，却仍然罗罗嗦嗦地纠缠着。

“听说你要晋京去应留学生考试？”余寿松朝着汤谟这么问。

“唔！”

“哼！有什么好考？没有靠，就难考上啦。你看老常，那么好的学问，还不是‘名落孙山’考掉了。”余寿松又扭转脖子望陈霖：“听说你想在上海搞纺织业？中国工业太落后，你搞这行很好。”

“想是这么想，成不成功，还是问题。”

“那有什么不成功。上海是纺织业中心，聂润达又是你的同乡。”

“这两天我打听了一下，在恒丰纱厂的几个留学生，都是英、美派。”陈霖摆摆手。“很难插进去。听说日本人办的内外棉六厂，欢迎日本留学生，我又不愿意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沉默半晌的汤谟，突然这么插一句，表示他对他们的谈话并不是完全不关心。陈霖答道：

“还是搞中国自己的工业好些。”

“日本在中国办工厂，用的是中国人，出的货在中国卖，还不就等于中国的工业！”汤谟的观点不同些。

“你这个人！那根本不同啦！怎么能够划等号？”季交恕立刻虎起一张脸皮。“这就是外国资本家输出资本的办法。他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，就地收买原料，制成商品，垄断中国市场，既不要远涉重洋，减少了运输费；又不要出入口报关，免掉了入口税。所以英、美、日等国，都在上海这些地方办工厂，赚大钱，难道是替中国发展工业吗？”

“哦！难怪，你是学经济的。”汤谟也放下了脸皮。“我们学法

律的，不会吹这套法螺^①。”

因为皖、奉二系的后台老板是日本，直系的后台老板是英、美。现在是皖系段祺瑞当权，日本得势。所以余寿松对这个素有亲日思想，同时又崇拜英、美的汤谟，不便当面批评，但又怕他们三位吵嘴，马上站起来岔开：“好！好！不谈了。同去吃东西。”一手拉着汤谟：“走，走，走。”

走出远东饭店的大门，余寿松立即跑向前去叫马车，大家坐上去，一直拖到英租界四马路一家不大不小的湖南馆子“潇湘馆”门口才下车。此时，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，而这个馆子的许多小房间，差不多都被那些吃午饭的客人占满了。据说这个“十里洋场”，是白天当夜晚，夜晚当白天，不论什么生意，要到下午才开始兴旺，夜晚就顶热闹。这与内地各城市的习惯大不同。

潇湘饭馆是两层洋楼，他们四位，走进第二层楼东边的一个小房间坐下来，东西两面，全是亮晶晶的玻璃窗。从南窗看去，对面一幢半中半西式的两层楼的店铺内，一些红男绿女和穿破衣烂衫，提着小篾篮叫卖香烟果饼的人们，在那里来来往往，川流不息，像是这四马路生意最好的一家。季交恕好奇心动，站在南窗门口，伸出半个头，朝它望了一望：店门前，挂着一块长方形的横招牌，上面写着贴了金的三个大字：“青莲阁”。大厅内，星罗棋布地摆满了茶桌，坐满了人。“哦！大概是个茶馆！”他这么想着。可是又看到很多油头粉面的女人，三三两两的一伙又一伙，围着那些茶桌团团转。有的张开嘴巴，向客人说说笑笑；有的伸出手去，调调捏捏。“也许是个妓馆？”他又这么猜着，回转身子问余寿松：

“寿松！对门的青莲阁好热闹，做什么生意的？”

这时，酒菜还没有端来，余寿松正和汤谟、陈霖坐在桌子旁，边吃瓜子边谈天。他站起来，走至窗门口，望望青莲阁，又走回来，

^① 法螺，日语，吹牛皮的意思。

说：

“这是四马路最有名的茶馆。”

“为什么这么多人在那里说说笑笑，调调捏捏？”

“打野鸡。”

“哦！那就叫打野鸡呀，早听说过，就是没有见过。”季交恕记起早年在汉口时，胡翠喜同他讲过上海的三等娼妓，有所谓“野鸡”的话；眉毛一皱：“这成何体统！”

“嘿！四马路大马路的野鸡，比东京浅草的妓女还多还坏，一到晚上，就公然成群结队在街上拉客。”余寿松瞪起眼睛。“租界上的这些娱乐税收入不少啦！哼，还不是洋大人发财。”

“为什么要拉客？”

“接不到客，班子里的龟婆就会打她，不给她饭吃。所以她们就非拉不行。……”余寿松把野鸡班子里的情形说了一些。

“咳！人生有幸有不幸，这样的鬼世界，妇女更倒霉。”季交恕不断的又叹气又摇头。

“中国街上有没有野鸡？”季交恕接着又问。

“只有娼妓。公开拉客的野鸡是租界内的特产。”余寿松答道：“这几年，上海租界的坏事，越来越多了，比中国街更坏。”

“那不见得吧？中国街的房子那么坏，那么脏，何能比得上租界内的洋房马路这么漂亮文明啦——”汤谟刚刚说到这，南窗外突然轰起一阵人声，夹杂着一些粗野的咒骂：“妈的，你知道老子是谁？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呀！”“爷叔今天脾气好哩，要不，哼！老早就见阎王。”“没长眼睛啦！爷叔的蛋糕都敢偷？”还有咿咿喔喔的，像是女孩子的哭声。

季交恕他们，跑到窗口往外一看：青莲阁门口，围着一大堆人，踮起脚尖，伸长脖子往内瞧。几条大汉，正在那里指手画脚地骂。一个骨瘦如柴，约莫十二三岁的女孩子，穿着破破烂烂的补丁衣服，蓬头散发，在那里哭。她旁边丢着个篾篮，十来盒香烟，横七竖